

佳作

作品

火山

得獎者

顏一立

顏一立，又名人間布丁狗 DUCH，一九八五年生，國中畢業，彰化裔台北人。曾任特戰傘兵、美術編輯、人力車夫、民進黨設計，現任鏡文學設計、〈中等漂亮〉中常委。曾獲書本設計金蝶獎、林榮三散文獎。體脂率百分之二十三點四，一生最大的敵人是精澱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的人，全在我的臉書謝完了。〈火山〉說的是藥物和幻象之中，人怎麼活下來的事，而《六人行》裡演錢德的馬修·派瑞，也在前幾天間接地走了，我每次活不下去時，都是錢德在客廳陪我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最後感謝他。



火山

1

我長大了，今天是我成人的第一天，我是一個人了。

出去的時候，護士說再見加油，醫生說保持聯絡。我揹上背包，走了出去，走在正常的風景裡，感覺不正常地清醒。我不知道太陽這麼亮，不知道風那麼涼，不知道現在的你，過得怎麼樣。

我沒有你的名字、照片、電話，我只記得，你站在大火之中，黑色濃煙，燒上了天。樹啊路燈啊電線桿啊，一一倒下。你的小說和我們所有的對話，燃點低，幾秒裡，燒得劈哩啪啦，那火就更大。我於是每天畫，畫你的畫像，畫到他們說查無此人，不要再想，比較健康。警察也說，活要見人，死要見屍，一座山燒得光禿禿的，半根骨頭也沒有，啊是人間蒸發喔。

所以我出來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寫這本筆記，寫下我的記憶，就好像你，走入隧道，找到了我，這次，我也會找到你。

回到家時，我的媽媽，已經不在家。家裡蟲飛草雜，破門爛窗，丟了很多的垃圾，噴了很多的漆，寫著「活該」、「報應」、「下地獄」。

那是我六年級的最後一天。

過完那天，我就畢業。但那天的我，從這個家出去，不是去學校，也不是去醫院，而是去死。天熱得人昏昏欲睡，冰箱轟轟作響，媽媽在夢中，沒有聽見我。我帶走了一些錢，還有幾公克的夢。車來了，我就上，車停了，我就下，我一站一站，到了從沒去過的地方。

我晚上溜進當地的國小做夢，白天就像夢遊，每天風和日麗，詩情畫意，我以為可以這樣下去，但他沒有放過我，他大聲地叫，叫我去死，我跑了起來。跑到海邊，我又記起，有那麼一次，他把自己溺死在馬桶裡，臉皺巴巴，像微波的便當，而我最討厭那種便當，就是死，也不要那樣，便往山的方向去。

到了那山下，我往上看，人煙稀少，只有飛鳥，在山頂迴旋，畫重疊的圓。

我往山上走，卻看到他，吊死在空中，二眼發黑，往我這看。我不記得自己怎麼從雨裡，跑進了一條廢棄的隧道，進去後的我，走不到盡頭，看不到出口。打開背包，只有零錢和半瓶水，幾塊餅乾和最後二個夢。

我想著媽媽是怎麼做的，做了一個夢出來。

夢轉動了隧道，像是棉花糖煙，一卷一卷，我融化在地，覺得死在這裡，應該還可以。媽媽說過，如果回到過去，告訴當時的自己一件事，媽媽會說，不要生我這個兒子，因為一個人活著，是辛苦，二個人生活，是受苦；媽媽還說，這全是媽媽的錯，媽媽給不了我什麼，所以他來的時候，我們就一起做夢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我感覺到細胞、血液、器官，全部死去，我的指甲彎曲，頭髮僵硬，心跳也沒有聲音。隧道外，雨愈來愈大，而我再也分不出雨的真假、我的真假、時間的真假。大概是晚上，雨下著下著，轟地幾聲，閃電成雷，亮得像是白天，叫醒了山裡每一隻的蟬，吵得我張開了眼睛，看見有一個什麼東西，進入隧道裡。

那就是你。

打火機，火焰下，二隻生繭的大手，把我抱起，我陷入那繭裡，搖搖晃晃，恍恍惚惚。進到那間木頭房子時，我過度疲勞，營養不良，死了過去。死前，我看到屋裡貼了很多的照片，照片裡，是一座長相畸形的山，那山上，岩石熔化成漿，發出金黃色的光，腫瘤般的雲，膨脹再膨脹，我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東西，那山簡直爆炸起火，只是當時的我還不知道，那山，就叫做火山。

2

寫到這裡，我想告訴你，我今天找到工作了。我走去工地，拿出筆記，寫「我要蓋房子」，工人哈哈大笑，其中一位木工師傅問，蓋什麼房子，我寫了下來，師傅讀完，畫圖給我，然後說薪水不多，但吃住全包。

那房子，座落在山崖邊，毫無遮蔽，所以太陽一曬，就熱得像火烤，大風一吹，又震得像是會倒。

屋外是正方形狀，有大片的窗，但樣子非常簡單，且視野過於良好，不像人住的地方，反而像是什麼東西的觀察站。屋裡是小瓦斯爐放地上，彷彿廚房，棉被枕頭也摺地上，大概是床，書架上很多的筆記本，以及書桌二張。左邊那張，空無一物，右邊那張，書開燈亮。牆上沒掛時鐘，沒吊日曆，而是整齊地貼著某種山的照片，這房和那山，好像暫停的照片裡的時間。

上山第二天的我，就是從這屋子之中，活了過來。

我的頭髮，有薄荷洗髮精留下的清涼，身體全是肥皂經過的牛奶香，牙齒像是屋裡的木頭地板，刷得反光透亮，我的衣服，甚至曬了太陽。我乾淨得好像班上的同學，一點也不像我，而我已經記不起來，上次去學校是什麼時候，我只記得我的背包裡面，還有最後一個夢。

我身體癱軟，視線模糊，先是看到二隻手，在煎蛋、烤吐司和切火腿，再看到全臉的燒傷，然後看到一個雞蛋火腿三明治，以及一個巨大的男人。我怕得吃不喝，不尿也不尿。你低下頭去，拿出本空白的筆記，寫出了字，我才知道，你是個啞巴。你把有光的右邊書桌給了我，自己去用暗著的左邊書桌，筆放到我的手裡，我打開筆記。

筆記上，是一個問題：「你是誰？」

你的手指，沿著筆記本裡的橫線，畫過了那問題，再從「你」這個字，指向了我的臉。不到幾秒的動作，感覺有幾分鐘那麼久，那分秒裡，我記起很多的事情，停車場的咖啡牛奶冰棒、媽媽的眼淚、血管裡的夢、便當上的蟑螂、醫院的三道門、叫我去死的他。

那是我嗎？我想寫字，寫「我」這個字，卻不記得字怎麼寫，於是你在問題的背面，寫了字給我，又把筆放回我的手裡。

我用橡皮擦，擦去了你的「你」，再用筆，寫下了我的「我」。我的手指，也沿著筆記的橫線，畫過了那問題，再從「我」這個字，指向了自己的臉。

3

我在這本筆記，每天地寫，現在的我，已經會寫這麼多字了，你卻不知道。

你告訴過我，只有在小說裡，可以變成另外一個你，所以你喜歡小說。而你那樣寫，我這樣想，你喜歡的，是小說，你討厭的，是不是自己。我在禁閉時，知道了那句話的意思。打開小說，關上記憶，這本的我是口吃的和尚，那本的我是賣菜的少女，我不是我，那些時間，現在沒有發生過。

去工地前，我會早起，整理宿舍床鋪，做伏地挺身，洗完澡，擦掉鏡子的水蒸氣，檢查自己身上肌肉，那反射裡的我，彷彿記憶中的你。出工地後，我會去書店，坐在地上，讀各種小說，讀到睡著，醒來已是半夜，書店裡全是人和小說，卻沒有一個人是你，也沒有一本是你的小說。

我記得，那是上山的第三天。

你天一亮，就起床，摺棉被，煮咖啡，刷牙洗臉，理髮刮鬍，然後鍛鍊。你搬來顆大輪胎，抬高又扔低，跳遠又跳近，再綁上根粗繩子，揹著跑步，跑幾公里的路，跑過溪，跑過谷，跑過了吊橋，

跑到了隧道，你跑得很快，流得全山是汗，衣溼肉黏，你就脫光，白色三角褲，勾在樹枝上，風吹得晃啊晃，你在瀑布下游泳，吸入一大口空氣，游進瀑布裡，再出來時，已經非常乾淨。

你邊吃早餐、邊讀筆記，呢喃低語，但是沒有聲音，吃完以後，又是洗碗晾衣，又是擦窗拖地，做完這些所有的事情，你才寫小說。你取出厚厚一疊的稿紙，往那紙上寫字，寫了擦，擦了寫，寫得累了，你就把小說收到抽屜裡，喀啦上鎖，然後午睡，而你一睡，就是午後雷陣雨下了下來，你也聽不到。

你天一黑，又起床，先洗米，再洗菜，地瓜切塊，雞肉切片，加入雞蛋、香菇和青菜，煮出一鍋的飯，新鮮營養，閃閃發光。

我就吃了。你看我吃了，煮得更多了。

你邊吃晚餐、邊問我問題，我從前天活到了昨天，又從明天活到了後天，筆記本裡，每天有一個新的問題，「討厭的食物？」「發呆想什麼？」「害怕的地方？」你好像很喜歡我的答案，我回答什麼，你都很快樂。那麼多的問題，你卻一次也沒有問過我身體的傷，還有為什麼上山。

而你問到「喜歡的動物？」時，已經是第十八天。我告訴你，我喜歡恐龍，你又問，恐龍裡面，我最喜歡的三個是什麼龍，我回答你，第三名是三角龍，第二名是雷龍，第一名是翼手龍，你問為什麼，我答三角龍可愛，雷龍很大一個，但只有翼手龍會飛，可以飛去很遠的天上，然後你問，不知道，恐龍最後是怎麼死的，我不知道，你就指著火山的照片，回答我，是火山殺死了恐龍。我看著火

山，你笑了出來，又告訴我，不是火山，我問那是誰，你答不是誰，是誰也不知道。

你告訴我，你寫的東西，叫小說，而那小說，說的也是火山。所以我問你，看過火山嗎？你回答我，你見過真正的火山。

我們的生活，像是二卷錄影帶，你起床，我會醒，你跑步，我就跟，你煮飯，我洗碗，你打掃，我幫忙，你寫小說的時候，我就查著字典，讀著書架上的筆記，筆記本裡，有大量的火山資料，板塊、能量、熱點、氣發、作用，我一個字也不懂，我也不會游泳，所以不知道，你游進瀑布後，在裡面做什麼。

我幾乎忘記了他，還去抓螢火蟲。筆記本上，一天一題，好像日記，但就在第三十二天的晚上，我用打火機燒螢火蟲，你很生氣，拿出筆記，寫下那晚的問題，「爲什麼殺螢火蟲？」我沒告訴你，那螢火蟲的火，快沒有了。

我聽見一個聲音，一個拍打玻璃的聲音。

他站在窗邊，往屋裡看，拍打窗戶的玻璃。我知道，夢就在你的抽屜，但我沒有鑰匙。

我告訴你，他來了，你走了出去，又回來告訴我，一個人也沒有。我回答你，他叫我去夢裡陪他，不然他會死掉。他會溺死，會上吊，會跳樓，而且他死後，又會復活，叫我也去死。你問我，他長什麼樣子，我回答你，長得和我一樣，而且他會打我，我很痛。但我叫你看，我身上的傷，這邊腫脹，那邊化膿，你卻告訴我，這些傷不是打的，是針頭注射時，操作不良的反應。

我讀完那幾個字，他就進來了。

4

剛剛在工地，我們聽見了一聲尖叫，是個同事，說有鬼，就拿起鐵鎚，往另一個同事打。我們層層疊疊，壓在他的身上，但那同事的眼神渙散，瞳孔錯焦，像是望著很遠的地方。而那遠方，有的是什麼，我知道，那也是他。

他進到屋裡，是上山的第三十二天。

但他長得卻和我不同，他長高了，也長壯了，不再像我，瘦小得風吹就倒。他先是趴低在地，再爬行到天花板，像是蟑螂，他頭下腳上，又伸出手，掐住了我，他力量之大，逼得我半邊眼球，噗地一聲滾到了地上。

而我的力氣，第一次超過了他，我扳開他的手。他全黑的眼球裡，深不見底，在那之中，反射出了我，裡面的我，也是長高，也是長壯了。這些時間以來，我吃很多的飯，流很多的汗，睡很多的覺，且一個夢也沒有做，我不再是我。

他抓住我的頭髮，把我的頭往地下砸，他問我，夢在哪，那叫聲尖銳，我頭痛欲裂，屋子高速旋轉，我吐出滿地的酸水。我回答他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的聲音，也和之前不同，粗糙乾燥，還降得很低。而他的視線，停在你的書桌上，我抓住把刀，往他割了下去。他的血，淋溼了火山的照片，而他

砸破我的頭，我的腦漿，流出濃濃一大坨。

活過來時，我的眼球回到眼睛裡，腦漿也回到腦袋裡，我看見了你。

你倒臥在地，全身刀傷，還有呼吸，屋裡翻箱倒櫃，全是破碎，紙屑、玻璃、血塊，我知道這種髒亂，你會很不喜歡，我快速地打掃乾淨，把你移到棉被上去。

我記得上一秒，還在筆記裡說話，我忘記下一秒，怎麼會這樣。我找到了醫藥箱，幫你搽藥，再找到了雞蛋、青菜還有米，幫你煮粥。我以為他只會傷害我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你也會傷得這麼重，而他每次來過之後，你的傷愈來愈多。

一次又一次，我殺死了他，傷得卻是你。你問了我，什麼是夢，而他又是什麼。所以我在筆記裡寫了，媽媽叫我不可以說的事情。

5

事情發生前，每個早上，媽媽都叫我起床。

起床時，媽媽已經穿上護士的衣服，早餐也做好，再開那台舊舊的車送我到校門口，然後去醫院上班。但我得在車上，把早餐吃完，三明治很簡單，湯麵很難，車子搖來晃去，塑膠袋裡全是湯。所以，媽媽的三明治不好吃，我還是最喜歡。

媽媽下班晚，我就自己坐公車，到醫院等媽媽。回家路上，媽媽會帶我去最大的超市，但是糖，

媽媽從來也不買給我，我拿一次，媽媽就放回去一次，我每次跑上逆向的電扶梯，媽媽就每次地追著我跑，跑著跑著，邊跑邊笑。媽媽加班多，去不了超市時，就打開家裡的大冰箱，那冰箱，大到可以放一個人了。而回家再晚，媽媽還是打掃、洗衣、做晚飯，我們就吃晚飯，看恐龍的錄影帶。

一次我要寫作文，於是問媽媽，是什麼的護士，還有媽媽的醫院，門口為什麼是三道門，且鈴聲響，門才開。媽媽告訴我，那裡的病人，喜歡吃一種最甜的糖，但那種糖吃多了，會做最苦的夢，還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夢，所以把病人從那些夢裡叫醒，就是媽媽的工作。

那個早上的媽媽，一樣送我到學校，放學後的我，也一樣到醫院等媽媽，警衛說，有個病人不見了，媽媽去找他，很久沒回來，我就去找媽媽，去了門口，也去了廁所，還去了地下停車場。走下去時，卻有個沒穿衣服、只穿球鞋的大人走上來，那個大人好像看不到我，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人的身體，屁股白白圓圓，雞雞又黑又硬，流下乳色液體，好像融化的咖啡牛奶冰棒。停車場裡，全是悶熱的空氣，我沿著地上的液體和衣服，找到了媽媽。媽媽一個人坐在角落，頭髮亂，全身汗，還哭得難過，不告訴我為什麼，只是叫我，不可以說。

媽媽不再叫我起床，不上班，不打掃，不做飯，也睡不著，過幾個月，媽媽做了第一個夢。

媽媽把透明的結晶，用健保卡磨碎，亮晶晶地撒進針筒裡，加入生理食鹽水，打出空氣，再用我的恐龍布偶，壓在手下，輕拍幾次，血管就浮了上來，粗粗的針，插了進去。所以我問媽媽，在做什麼，媽媽說，這叫做夢。媽媽做的夢愈長，家裡就愈多蟑螂，蟑螂爬在微波的便當上，我很害怕，但

媽媽會問我，是不是說謊，哪裡有蟑螂。而媽媽也愈來愈常睡冰箱，我問爲什麼，媽媽只說了，很熱啊，這樣涼。

媽媽再回去醫院上班時，不做護士，而是做打掃了。

媽媽把車換成錢，錢再換成了夢。媽媽告訴我，我們要幫助那些病人，給他們最甜的夢，說完就往我的背包裡，放入幾包幾包的夢。媽媽會打去學校請假，再帶我到醫院上班，一個病人經過，我就拿出一包，問是不是東西掉了。那些病人收下了夢，不是哭著說謝謝，就是笑著問還有嗎，後來有三個病人，一個把自己溺死在馬桶裡，一個上吊，還有一個跳樓，跳樓的那個，腦漿還流出濃濃一大坨。媽媽帶著我，一個一個去掃，結果我也睡不著了。媽媽哭著說對不起，沒什麼可以給你，然後做一個夢給我，帶我到最甜的夢裡。

有時我從夢裡出來，媽媽還在夢中，我就自己生活。我也忘記是什麼時候，長得和我一樣的他，從夢裡走了出來，他陪我熱便當，陪我打蟑螂，但我幾天沒去夢裡陪他，他就會死，而他的死法，卻和那些病人一樣，只是死了的他，過沒多久，又會復活。

他告訴我，他很寂寞，叫我也去死，我說好，死在了那條隧道。

6

你的小說，不在書店裡，我就往出版社去。但編輯聽到我在找你，只有複雜表情，因爲畫像裡的

人，臉部模糊，滿是燒傷。今晚睡前，我想到那編輯說，我好像你，就熱得睡不下去，又是那種感覺，我的身體熱得像著火一樣。我便坐起來，吹電風扇，寫這本筆記。

那是上山的第五十七天。

你讀完我寫的事情後，一睡就睡了幾星期那麼久。換成是我在筆記裡，一天寫下一個問你的問題。「你是誰？」「你喜歡螢火蟲嗎？」「你寫了什麼小說？」你像是做了最長的夢，我又一個人生活。但打掃、讀書、洗澡、鍛鍊，我一點也沒有少，覺得累，我會趴在你的大腿上午睡，那裡充滿彈性，是我的枕頭。

但你動也不動，那樣看你，你也不醒。

我幫你理髮時，覺得你長得好像這座山，樹根那麼結實的血管，插入土壤般的黝黑肌肉中，下巴是崖，眼睛是谷，剪得極短的平頭，曬在陽光下，比山頂的草皮還亮，那些燒傷像是岩石的凹凸，我輕輕摸過。你告訴過我，動物發出鼾聲，睡得最是沉，所以我聽見你的鼾聲，就拉下你的內褲，藏捲的體毛之中，長出一棵粗壯的椰子樹，而我最喜歡風吹過那二粒果實，搖晃的樣子。但你恢復太快，身上的傷，全結成痂，風一吹來，就花瓣那樣，咻地吹到天上，你便下床，叫我回家。

我寫了不要，你就把筆記收進抽屜裡，不跟我對話。

你還是那樣，山中跑步，瀑布游泳。而你不知道，我會了游泳，我像你是你，深吸一口氣，游進了瀑布裡，但我還是不知道，你在裡面做什麼。你光著身子站在那，面向牆壁，洗你的雞雞，雞雞膨脹

再膨脹，你就用力再用力，瀑布的水，沖刷你的毛髮，拍打你的皮肉，嘩啦嘩啦，你已經乾乾淨淨得可以，我看不懂，那髒在哪裡。你伸出了另一隻手，抓住牆上的石頭，那手的形狀，像是摸一個人，我幾乎看得見，這是胸，那是臉，大水之中，你加速喘息，一道閃亮的白光，劃過空氣，雞雞又消了去。

你摸的是誰，我其實知道，那時風呼呼地吹，你呼呼地睡，我在你的內褲裡，找到了鑰匙，插入孔裡，打開了你的抽屜。抽屜中，是我最後一個夢和你寫一半的小說，我把夢的透明結晶磨碎，攪拌生理食鹽水，冰在冷凍庫裡，結成冰塊，再把長得像夢的鹽，放回抽屜，讀完你的小說，重新上鎖。

小說的第一頁，只有二個字，「火山」。

小說說的是一個人上了火山，往火山口走去。那火山的口，吐出沖天的火焰，口中的熔岩，是分泌的胃酸，硫磺泡泡，嘩嘩啾啾，消化得非常快，飛過的禽，路過的獸，火山大口一張，全吃進胃裡。他聽說，死在火山口裡，會成為火山的某個部分，和火山一起活下去，熔成漿也好，碎成灰也可以，他於是上了火山，向下一跳，卻在那時，被一個人拉住了。

那人把他帶回小屋，給了他一張書桌，書桌前是窗，窗看出去，便是火山口，他們就每天看火山，過生活，那是他一生中，最快樂的時候，他看著看著，看出了火山的每天，有所不同，火山是生物，他這麼一想，就覺得自己可以明天再死，後天再死，直到最後的一天，那人告訴他，我走了，但你留，等下個人來，你救了他，才可以去下個地方。

那火山上，酷熱異臭，只有荒涼，所以他想，有人來的時候，他還活著嗎，他不知道。他也沒有什麼下個地方，他只是守著那火山口，好像那人有一個回來的時候。

小說就寫到了這裡。

那晚的我，閉上眼睛，摀住耳朵，卻看到你的身體，聽見你的呼吸，然後我感覺到一條線，一條無限長的地平線，在那線之下，板塊運動，地震隆隆，遠方傳來電流般的能量，電得我酥麻極癢，在那線之上，擠壓出了一座山，山中的碎屑、玻璃、岩漿、硫磺，混合出複雜的能量，溫度升高，壓力變大，衝破了山頂，噴得滿天都是。

隔天早上，我的內褲裡，溼潤黏滑。是生病嗎，我有點害怕。

7

超商店員，看到我又來等丟掉的微波便當，已經不覺得怪了，我會冰進冷凍庫裡，休假時吃。每次的工錢進來，我就這樣想，這是窗，這是門，這是木頭骨架。師傅說，我存的錢，已經有材料費，而我的技術，也差不多蓋得出那房子了。所以今天的我，回到了這山上。這麼多的時間過去，山的皮膚和骨肉，又活生生地長了出來，那幻象般的大火，彷彿是一場寫實的夢。我走回了那裡，房子的空地上，什麼也沒有，只有一個我，沒有你，我還有這本筆記。

那是上山的第六十三天。

你拿起筆記，告訴了我，在火山殺死恐龍的假說中，恐龍其實不是熱死的。火山噴出了巨量的灰塵和氣體，陽光照不進來，地球陷入完全的黑暗，冷得像外星，恐龍，就結成了冰。

你的媽媽，不是睡在冰箱裡，而是結成了冰。

我讀完那幾個字，你就收拾我的背包，叫我回家，我還是不要，氣得你走了出去。屋裡空空的，我又聽到他的聲音，他叫我去夢裡陪他，我說了好，拿出夢的冰塊，冰塊融化，針筒吸飽，打出空氣，做最後一個夢。

夢裡面，你睡在我的身邊，你的身體，卻愈來愈冷，我把筆記撕碎，放在你的四周，點上火，你又溫暖了起來，但那溫度，愈來愈高，而夢的外面，傳來好大的聲音。那是什麼聲音？我想出去，又跑又游，游到了夢的出口，卻出也出不去，水沖在我的臉上，我咳得無法呼吸。

再張開眼睛，你在水潑我，搖晃我的身體。

大火之中，空氣燃成焦煙，玻璃裂成碎片，罐裝瓦斯爆出更大的火焰，木頭梁柱，不支倒地，我卻全身無力。你揹上我，跑了出去，屋子巨響垮下，吹起著火的筆記，燒落焦黑的灰燼，我們的對話，你的小說，化做了零。那火追來，你跑下崖，跑過溪，跑過谷，跑到吊橋前，你折到腳，倒了下去，樹倒了，路燈倒了，電線桿也倒了，電球和火花，就從天而降，狗怕得狂吠，蟬嚇得高飛，鹿慌得全跑了，你指著吊橋，要我跟著鹿群跑，我不要，你就又生氣，但當我跑過吊橋後，那火卻拆了吊橋。

你在火裡，站了起來，像是沒有受傷。我第一次聽到了你的聲音，你大聲地叫。

過了吊橋，便是隧道，上山那天無盡的隧道，下山這天卻有了出口。煙膨脹，水蒸發，作用成雲，下起了泥，整座的山，焚成一束金黃色的巨焰。

我回頭一看，看見了火山。

山下的人，目瞪口呆，消防水車，來了不知多少台。我全身燒焦，被記者拍照，有人問我，小朋友，你家在哪？我指著山上，缺氧倒下。

媽媽被找到的時候，身體睡在冰箱裡，但靈魂已經出去。他們告訴我，你的媽媽，走二個月了，經過整個夏天，無蟲無臭，冰涼漂亮。我再也說不出話，我只是想，如果那天，我沒有上山，媽媽就不會死了。但山上發生什麼，我也不記得了，只記得我自己一個人上了山，又一個人下了山。

醫生說，失去了家人，失語甚至失憶，都是種正常。

消防說，起火點不明，今年是史上最熱的夏天，大概天乾物燥，總之無人傷亡。

警察說，山上是自然災害，但媽媽是人為意外，你的媽媽，是最近那個醫院連續自殺事件的第四位死者，而那間醫院，就是你媽媽上班的醫院。他們的身體，全留有極高濃度的冰毒，但找了好久，卻找不到那冰是誰給的，且前三個人是重度的藥物濫用患者，全住在醫院裡，不經過那三道警衛門，他們出不去，沒人進得來，他們的家人朋友也很消極，提供不了什麼情報，對不起。

警察又說，這不是我第一次見到你，你的媽媽，以前是照顧他們的護士，但醫院說，後來你媽媽

請了長假，再回去時，針已經打不好，就做打掃，沒想到你媽媽也用了冰。我調查監視器時，會看到你陪媽媽打掃，你是個好兒子。

桌上有紙筆，我就從停車場的那天，寫到了上山的那天。寫的時候，我有一種複雜的感覺，就彷彿這件事，我在夢中已經寫過，卻好像有什麼事情，我沒有寫上去。我寫一頁，警察讀一頁，一頁一頁地讀，菸一支一支地抽，讀到最後一頁，警察又說一次對不起，拿出了手銬。

我告訴警察，我也要去說對不起，帶我到那三個人的家。

第一道門，裡面是個父親，那父親說，那人早就沒救。第二道門，裡面是個妻子，妻子說，自己被打得很凶。第三道門，裡面是個朋友，朋友說，死了也好，死了沒煩惱。

火化爐前，我銬著手銬，摺著元寶，想著媽媽這樣，就不會冷了。旁邊有很多的人，好像在吵架。他們說，兒子啞巴了，是不是報應，是性侵嗎，是生病吧，是毒品啦。

之後的我，從法院去了感化院，又從感化院回到了那間，媽媽的醫院，三層大門，三次鈴響，我住了進去。

醫生說，那不叫冰，叫甲基安非他命。濫用的患者，會渾渾噩噩，活著像死了，甚至多種的強迫行為，重複計算、潔癖偏執、性欲膨脹、被害妄想、幻視幻聽，也不無可能，最後從真實往虛構去。而患者的自殺率，是一般人的十七倍，你媽媽就是知道，才會叫你給他們。那東西，現在是我們國家最大的問題，但這問題，不被注意，沒有聲音，好像冰一樣透明。你要加油，後面等你的，是地獄，

但你得過去。

醫生說的沒有錯，我吃飯洗澡，走路睡覺，火就無中生有，從我的腳，燒到了頭，我癢得撞牆，痛到發狂，那是做不完的夢。夢中的我，下不了山，被高溫燃燒，皮膚冒出氣泡，氣泡唧唧啵啵，死掉再死掉。

醫生告訴我，那是倒敘現象。你用得太多，一旦不用，你的心就是死，也會回到過去，且有些人

在多年後，時間又發生倒敘，聽說那種感覺，一秒彷彿幾個月。

但我死去，護士也不給我死，我拿筆插自己，護士就伸手來擋，弄得血淋淋，而我想到，那是媽媽的工作，就燒出更大的火。時間像是倒退的錄影帶，我從醫院，回到了法院，從山下，回到了山上，沸騰的溪、震動的谷、墜落的吊橋，我覺得那橋的對面，好像有什麼很重要的事情。

那就是你，是你在大聲地叫。

「活下去！」

8

筆記寫到這裡，我也知道，火那麼大，你大概是死了，但我還是想告訴你，房子蓋好了，今天的我，住了進去。

我天一亮，就起床，摺棉被，煮咖啡，刷牙洗臉，理髮刮鬚，跑步游泳，吃飯讀書，洗碗洗衣，

擦窗拖地，做完這些所有的事情，我坐到右邊的書桌，整理火山的資料，貼滿火山的照片，再放上一疊全新的稿紙，寫下「火山」二個字。你未完的小說，死在大火之中，所以那小說，我來復活。

只有在小說裡，可以變成另一個你。

我從冬末寫到夏初，寫到了那句：「他是一個上火山的人，他守著那火山口，好像那人有一個回來的時候。」我變成了你，雨下了下來，我也聽不到，我覺得好累好累，趴在書桌，一睡就是晚上。

雨下得很大，轟地幾聲，閃電成雷，亮得像是白天，叫醒了山裡每一隻的蟬，吵得我張開了眼睛，我走出屋外，雨淋在我的臉，好像上山的第一天。我往上看，只有飛鳥，在山頂迴旋，畫重疊的圓，我看著那層層的圓，看到了你的手指，沿著筆記本上的橫線，畫過了「你是誰」的問題，再從「你」這個字，指向了我的臉。

我又打開這本筆記，第一頁到第八頁，讀了幾次又幾次。

模糊的臉。最初的三明治。右邊的書桌。每天的問題。火山的假說。背上的輪胎。受傷的腳。跑步的路線。我關上筆記，跑了起來，跑過溪，跑過谷，跑過吊橋，跑到了隧道，入口的地上，被雨打成了泥，泥巴裡，有一行小型的腳印。

你不會死，你會活下去。

評審意見

悶雷隱隱作響

張亦絢

文學裡，「抑制」絕非無事，而是探索的源頭，艱難的舉手。〈火山〉位於的，就是這個既局促又暴漲的地方。才一開頭，立刻讓人領會，主角曾經越過某界。越線其實是人類的普遍經驗。只不過，越線的形態，會造成輕重不同的結果。不再越線，有賴對線所劃分的兩世界的記憶。儘管後半「甲基安非他命」的出現，使前面「論公克的夢」，有更強的社會性輪廓——但小說刀工俐落、沉穩，寫得最好的，是以在鋼索上學步的搖晃，令在水平面以下以上，往復逡巡的換氣情緒，彌漫出來。畏縮與奮不顧身，都非明說，而是以語言間距：節奏、延遲、隱喻，或輕擦或撞擊——先是充分擴大了對人的感知，其次才是其他一切。這個先後既有非凡意義，也是本篇小說秀異的根本。